

四
書
輯
釋

史記世家曰孔子遷史記有孔子世孔子名丘字仲尼

於尼位山而名生字丘也魯道傳曰史記開天下者為本

子故以不為名若字丘也魯道傳曰史記開天下者為本

於人也味子欲奉者知夫子始未故其節且子孫出入

本紀泗水侯沂國述元衡陽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

以六經孔子至宋九儒及許文正公志並敘史記凡例云其

先宋人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父叔梁紇反母顏氏

在圖金履祥曰宋毀於周生所賜姓考父正考父孫遂為氏

別為公族一曰何生宋父周生所賜姓考父正考父孫遂為氏

子孫避金父金父曰何生宋父周生所賜姓考父正考父孫遂為氏

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第二女追封聖王夫夫

愚被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關里有加系出神聖王夫夫

請禱天啓聖人之生賦華觀久文敷求住哲惟孔氏之有

則集羣聖之大成源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有

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海之有本原際

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辭於戲君子之

道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尊尚篤其慶以福厥文齊

夫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

魯昌平鄉鄆邑聊側鳩反○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

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

通攷有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

年故家編二月庚子於是在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一月

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

亦以十一月為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辨朱子之意與

通攷有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

設禮容及長上為委去吏料量註平委更本作季氏史索

隱云一本作委更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

周禮有委人掌餼野之賦穀薪芻芣餘聚待頌錫共祭祀之

委積館軍旅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多如此為司職吏畜反許又

蓄順息職見音周禮牛人讀為檝音特又餘式義與杜同

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田通日

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通禮地官司

語無所見則益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通禮地官司

養國之公牛以持國之政凡祭祀其牛禱於鬼神以

求福之牛也讀為犧牲謂之牝牛也求牛禱於鬼神以

人充之與芻牲之芻子且賤及長為季氏史料量平

當時則案設則已藝者折中於夫子何謂至聖矣此皆天

史公情而文通周問禮於老子日老子問何為莊下史故知

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 禮雖知禮然其意以既反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二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平景公有聞韶問

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

老之語語錄問齊景公欲封孔子曰楚昭王欲封孔子

之否曰既比其國則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

子年四十二而季氏彊潛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

東周語語錄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此二好

欲往然他這箇人然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

天自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空文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下同盟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

人詩初反 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國之不克詩初反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

也下同 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

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以魯之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難為大

二都之人民財賦豈淺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二

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

以當時家臣知其家而不知有其實室類如此然成終不

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

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淺

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魯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其月

而可之說也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

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也甲兵為之用哉其

明年始攝相事與蒯得將青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

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事蓋謂

未可也孝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於魯則

地誅正卯墮三都為誘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圖說

金履祥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朱子

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

言者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歸不道乃獨荀况

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與音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有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與音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

年事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

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

其不足與有為可知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

作顏籛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

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陽家事○

陽家事○陽錄大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將西見

越子○

越子○於佛眉之召但謂其不能說我而已將西見

反○

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

之數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

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

子如蔡及葉反失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耜耕荷蕢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

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

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

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

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隱

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禮者書其社之人。
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甫求云。海累
十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歸氏曰。書社者。今人所謂書會也。
蓋社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也。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
與。故謂之書社也。言以此養其徒也。使如齊
王發中國。設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十五家爲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各籍也。七百
聖邸七里社。蓋萬七千五百家耳。非謂方七百里耳。又

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

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

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通曰。讀此

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

年若干。惟自他國反魯。又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

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衛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

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

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既。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數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求仕爲之語。錄問孔子嘗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

爲之時也。便若時節。終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

聖人知得後來說不能不用已曰聖人豈有過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

不可乃叙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著七十二人弟子顏回

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金履祥曰按文

言偃二人之教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由齊樊須

有若公良儒秦商顏刻公冶長南宮縚公祈哀頴由商瞿漆雕

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公冶長南宮縚公祈哀頴由商瞿漆雕

伯處公孫龍曹卹陳亢馬仲會秦祖梁鱣琴半由商瞿漆雕

瑗宰父黑公西箴陳非漆唯從燕級左郢狄黑商瞿漆雕

者榮族顏會秦卹陳非漆唯從燕級左郢狄黑商瞿漆雕

子蜀施之常卹國祭非漆唯從燕級左郢狄黑商瞿漆雕

謂孔子家語所載間有不周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諱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巳丑乃十一月也

無巳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

論矣伯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爲瓜之

然唐杜文志已不載齊古篇曰

陸氏美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通

金履祥曰魯論齊論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弟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或問程子之說蓋出於亦宗元其言曰若愚少又論

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弟子弟之弟其弟其弟

其書者曾子弟子然蓋其弟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

必以字而曾子弟子然蓋其弟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

者固宜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

則固宜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

有子此避之說則史氏之說而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

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獨以程子為據也柳氏之說以爲此

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柳氏之說以爲此

首說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門人於此而

尤為明驗至於閱讀非求亦或於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

失之不華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者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知者第二是略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

之者第四是存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

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順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

意味深長

右程子說共四條專為論語發故附在世家後其兼說孟子者已見前讀論語孟子法中矣

論語朱子集註序說

論語章句圖撰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論語問答弟子

孔子

有子	顏淵	子賤	伯牛
曾子	子路	冉雍	巫馬期
子夏	子張	漆雕開	高柴
子禽	冉有	公西赤	司馬牛
子貢	宰我	申振	
樊遲	公冶長	原思	
子游	南容	閔子騫	

○論語仁字訓義

孟子集註先立心之德

此

本心之全德

此以體貫於用而言

全体而不息

此以入言

二

愛之理

本

心之德

後言愛之理義各有取言

用天下之正理

此因用推其體而言

當理而無私

此以事言

仁之道一也而言之不同愛之理心之德者所以訓仁之名義

包體用而言之也六字自有體用心之德又包四端之作用發

本心之全德以心德明仁之體推之禮義知而可以知其德之

全者也天下之正理以天理明仁之體用之禮與樂而可以察

其理之正者也本心之全德見頤淵篇克已復禮章謂此人所

倫篇人而不仁章正理是失之則心皆人欲故不能用此孔案也全體不息是以人言

仁必其人體之而不息者足以當此仁當理無私是以事言仁

必其事至當而無私然後可謂仁全體而不而不按章當理而無私見

公治令尹子文章全體不息之仁可以語夫子而不可以語仲弓當理

無私之仁可以許夷齊二仁而不可以語子文子子其爲仁之

道則一也全體不息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是大段從

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踐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工

達觀之則仁之爲道無餘蘊矣

○論仁表裏同異

○曾子

弘毅

○比干

忠

困

近仁言也

司馬牛其

○周公

才美

○夷齊

清

訥

德之一端

端

○由也

果

○子文

忠

巧

仲弓雖云

鮮仁不佞然非

○求也

藝

○文子

清

令

德之全體

全體

仁之道大至難言也如曾子之弘毅周公之才美可以言仁矣而子路毋求之果藝則不可以言仁比干之忠夷齊之清可以言仁矣而子文之子之忠清則不可以言仁未訥近仁而司馬之言訥纔德之一端巧令鮮仁而仲弓之不佞非德之全體此其故何也曾子周公比干夷齊徒具性之全心之純乎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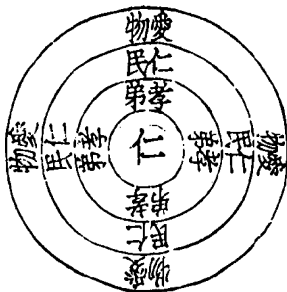
也心純乎理故無往而非仁由其內充之實以知其仁也子路
毋求子文子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事當乎理未必皆
能仁不可以其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觀此則表裏同異之辨
可見矣

○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自孔子答樊遲問仁以愛人韓昌黎遠有博愛之謂仁之說不
知仁性也愛情也離愛以言仁不可指愛以爲仁則以情爲性
矣故不曰愛而曰愛之理自孟子有仁人心也之說陸象山遂
謂心即仁仁即心不知心氣也仁理也舍心以求仁不可指心
以爲仁則以氣爲理矣故不曰心而曰心之德

朱子愛有若等之圖

○論愛有若等



○廣仁說

朱子作此圖示陳敬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

沈毅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理也理本一而有元亨利

貞之自氣爲之用則有生長收藏矣有理有氣形而上下者也
四者不可缺一也然妙萬化育萬物則其德莫大於元惟皇上
帝降衷下民人之性也性本一而有仁義禮知之自情爲之用
則有愛恭宜別矣有性有情相爲體用者也四者亦不可缺一
也然主萬善綱萬事則其德莫大於仁天地者人物之大人物
者天地之小性乘乎氣雖有上下之別而神於動靜者本不可
別性之與情雖有體用之分而妙於寂感者本不可分程子乃
有專言偏言之說何也於天爲元理無不該所謂專言之也合
生氣收藏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出於氣而爲生之始則理因
氣行春貫四時雖曰偏言而專言者亦在其中矣於人爲仁性
無不該亦所謂專言之也合愛恭宜別之理而統會之者也至
發於情而爲愛之端則性因情顯則性實四端雖曰偏言而專
言之者亦在其中矣故元亨利貞爲至美而元爲善之長仁

義禮知均爲天爵而仁爲爵之尊所謂天體物不遺仁體事無不在者如此也雖然言仁之體則其該於一心者渾然而無別言仁之用則其散在萬事者粲然而有倫渾非合也散於萬者之根也粲非離也該於一者之枝也李先生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躰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維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體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體之健全矣是故克己復禮去人欲以全此德也見賓客存吾心以全此德也親戚不毀傷矣移忠於君則身以全之父命可繼世矣天倫爲重則宗國以全之造次顛沛之持節貴賤死生之取皆何往非此理之體何往非此性之在何往非因用以見其心

該曾子之弘毅夫子之藝仁也子路冉求則惟許之一
偏(果藝德之難全也)比干之諫死伯夷之潔身仁也子文文
子則惟許之以一事之忠清德之難全也巧令非仁而司馬之
訥言雖心存而不放則此德特示其一端未訥近仁而仲弓之
佞非全體而不息則此德難於輕許克伐怨欲之不行恭敬忠
實之不棄何往非此氣之偏何往非此情之制何可因用而許
其心德之全無他心統性性即理私心克盡而事皆當乎理則
絕乎性命之正者可以爲仁心統情情即氣私心未盡克而事
偶合乎理則出於氣質之美者未可以遽許之以其仁是知心
欲無私爾情不必同也理欲各異屬事不必同也寬裕以好仁
爲心德之和而非太叔之實剛毅以惡不仁爲心德之正而非
處父之剛無彼此內外而合乎性之一爲心德之公而非墨之
兼愛有厚薄親疎而辨乎分之殊爲心德之察而非揚之爲我

不以一心之無私而不求其理之當也不以一事之偶當而不
索其心之真也體用一貫表裏一致此心即此理此理即此心
矣博學切問以窮其理而先難後獲以持其心推已及物以博
其施而入孝出悌以脩其序自日月至焉之客至三月不違之
主自知者利仁之二至仁者安仁之一任重而道遠不至於純
亦不已不止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可不以是立志哉或曰
朱子作仁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之賢說豈有異乎曰
仁之爲道其體至微而難明其用至費而難盡原此心之生理
以明其弊者朱子之仁說也原此心之全體以明其用者愚之
廣仁說也朱子發明孔孟之旨愚又發明朱子之旨何敢異乎
因書以資同志作廣仁之說

○論仁內外賓主

回也其

心三月

不違仁

此謂仁在內而
我為主者

其餘則

日月至

焉而已

此謂仁在外而
我為客者

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或問朱子內外賓主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又語錄曰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為主出入不常則為客黃氏曰語錄有數條大畧以屋為喻而在內者為主在外者為賓然有二說其一以仁為屋而以心之出入為賓主其一以軀殼為屋而以仁之存亡為賓主以文義言則前說勝以義理言則後說勝以文義言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義理言則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切謂仁非有內外心不可定賓主也言內外賓主

特因二月不違日月至焉而有辨耳仁者心之德有是心則有是德譬如屋者身之住宅有箇身便有箇住宅仁是本然底非自外至故此心常在內而為仁之主屋是自家底不是寄居故此身常在內而為屋之主此以其渾然者言也至於私欲有蔽不能無違克己工夫或深或淺然後有二月不違日月至焉之別而內外賓主所當辨矣三月不違者譬如這屋知是自家底便是或問仁在內之意所以一身常在屋內便是或問仁在內之意雖間有出時終是在外不攙纔出便入此蓋心安於內而常為之主是三月不違之譬也彼日月至焉者譬如常自在外奔走把自家底屋却做客店相似便是或問仁在內之意此身常自在外便是或問仁在內之意雖間有歸時終是在家不久纔到便去蓋心馳於外而反為之客是日月至焉之譬也二說雖若不同然其實非異做客底元是做主人底在外底元是在內底知得在內便是在內而為主喚做在

外常心在外而爲客是以仁非在外而心非是客仁非是一物而心又自是一物也屋雖自是屋人雖自是人然屋所以安人不違云者如行也在這屋裏行坐也在這屋裏坐飲食宿卧都在這屋裏事竟這屋是自家底常要爲主所以不違故也日月至焉者譬如要坐時方去借坐要睡時方去借睡少間又走出去所以只日月至焉故也且如夫子老安少懷正是在這自家屋裏或行或坐或飲或食宿卧事之相安自然在內爲主者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正是知道自家屋裏好行好坐好飲食宿卧事之向安常要在內爲主者也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却只是知那屋裏好行好坐好宿卧常之一到爭緣在外爲客者也此可見仁道至難欲用工於仁者須先知仁在內爲主之說然後致心外內賓主之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也亦必矣

論仁用力同異

我欲仁

仁至矣

此見我未見好惡
求仁不仁者好仁者成德
之要無尚之惡不資賢
不在無尚之惡不資賢
於外仁者其為仁矣不同

富貴不以
其道不處
貧賤不以
其道不去
於仁

民之於仁
甚於水火

此警
不知
仁而
憚於
為者

已欲立

仁者而立人

已欲達

此以
仁之能近取譬
仁之
方言

苟志於仁
矣無惡也

此君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此言
克已
復禮
為仁
之要

為仁由己

由人乎哉

此見我未見力
為仁不足者蓋
之機有之矣我
實本有之見也
於己未之見也

此言
無終食間
違仁造次
無時
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
於仁

此見
當仁不
讓於師

此勉
知而
仁勇
為者

○論仁問答同異

告非礼勿視此

告仁者其

此戒

告克伐怨欲

此但

先難

此告

恭

此

顏非礼勿聽見

司

其易

原不行焉可

過而告

後獲

之心告

寬

以

淵非礼勿動道

馬言也訥

失

靈以為難矣

未及

居處恭此信

信

為

仁

出明如見此

告事大夫

此教

告博施於民

此又

與人忠之道

敏

仁

之

告大賚神民此

見

然不

求之

與

此教張

敏

之

仁

仲如承大祭坤

子之賢友

若已

子而能濟眾過而

不止

愛人

以仁

之施

惠

弓已所不欲坤

貢士之仁

之病

貢必也聖

於仁

之施

張

敏

之

按諸子問為仁之道者十而樊遲所問者三諸子問而答之各

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啓之也樊遲問而答之各異者因其所

學之至而進之也朱子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恕為坤道

主敬行恕為坤道

主敬行恕為坤道

原卅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原卅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原卅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原卅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原卅之學其淺深高下固可見矣顏冉以下又各因其失而告

之然亦無不可爲也至於登臺運居處恭敷數語程子所謂徹上徹下初無二語充之則辟面蓋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蓋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但有勉強自然之異耳其各字張五者之說蓋亦以恭爲本而實求仁之要非但爲子張言也學者由此而知用力焉則非但可進於顏冉之地雖仁聖之極功舉而措之無難矣

○曾子忠恕一貫

以天地無心言

○道之弊
○一本萬殊
○至誠無息
○動皆天
○各正性命
○萬殊一本
○道之用

以聖人無爲言

天道○一
○渾然一理
○動以天
○泛應曲當
人道○貫

以孝者着力言

此忠恕所謂達道不
○盡己之心
○動以人
○推己及物
遠下孝而上達者也

按天地忠恕是程子說聖人忠恕是曾子說學者忠恕是子思
說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說違道不遠者方是曾子把說聖
人却是移上一階到程子把說天地又是移上一階緣聖人本
自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故朱子於曾子忠恕則訓盡
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於子思忠恕則訓盡已之心為忠推已
及物為恕如此看得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
忠恕學者是箇着力底忠恕聖人則動以天學者則動以人也

顏子知子行兼蓋

請問其目

瞻前在後

言無不說

博我以文

終日不違

所立卓爾

亦足以發

既竭吾才

語之不惰

約成以禮

請事斯語

仰高鑽堅

行

知

自終日不違以下皆
知之事也所立卓爾
則知之至矣自亦足
以發以下皆行之事
已既竭吾才則行之
至矣此顏子所以知
行兼盡去聖一間也

顏子克己工夫

博文

致知格物

約禮

克己非禮勿視
復非禮勿聽
禮非禮勿動

此克己之目

三月不違

無伐善
無施勞

此克己之事

不遷怒
不貳過

此克己之功

未遑一聞

尊卑
陋巷

不改其樂

能聞不能幾
多聞寡行
若無尊若無
虛犯不校我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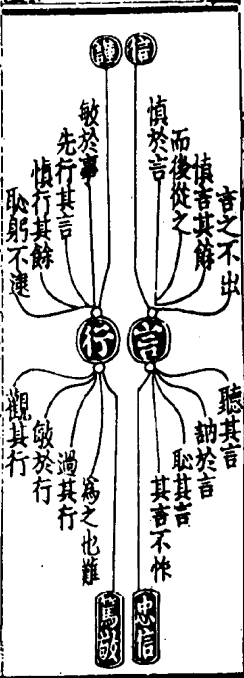
初無固必

此博文約禮之真積

大學

九

言行要切



按論語孔子言言行者凡十大抵皆以放言為戒以力行為主
 但自首篇說箇謹而信三字到中間說訥說慎說先說後說
 說過都不曾有箇把捉工夫直對子張問行却說出箇言忠信
 行篤敬六字正是學者用力之地故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賢美者明得盡者澤便澤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程子此言正是學者切緊工夫其曰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爾

○論知行先後

此朱子答吳晦叔書大全集不載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覆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孟子所謂知皆備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先照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小大而言則非有以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易文言所謂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是也子夏曰婦應對進退為先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夫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

之功也

此小孝之事知之

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

應對之間

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

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

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

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

所大學之道知之

今就其一事之中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

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

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

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貴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

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

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

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

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
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
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
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
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
而後行哉五峯作履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踐齋之說蓋深待
知先行後弊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
之有未安且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
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
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覩彼而
反識乎此也侯子所屬德老默而識之是識其底之言正是說
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思亦未免此病也
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
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
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之

視箴 聽箴

體

由中

此以下本其辭言求養其中也

心兮本虛。操之有要。其中則邊。以安其內。復禮。

應物無跡。視爲一則。蔽於於外。克己。

久而誠矣

用

應外

此以下推其用言欲制於外也

體

此以下本其辭言由乎山而應乎外也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知誘物化。遂之其止。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用

此以下推其用言制於外以養其中也

言箴 動箴

體由中 養其中

人心之動。內斯靜專。

出好

吉榮

已肆物性不
出性來違不

知是樞機。

惟其所召。

傷煩則多
傷煩則多

非法不道

辭訓 哉欽

因言以章。發其蘊矣。

興戎

凶辱

傷易則安
傷易則安

用 應外 制於外

由乎中以應乎外

所以養中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造次克念

性

聖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生死
路頭

與成

同歸

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戰兢自持

習

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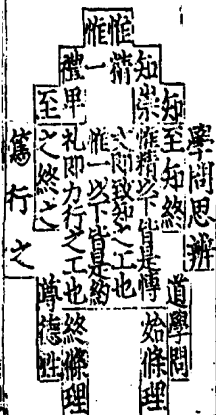
制於外求養其中

所以制外

視聽言動四者皆身之用而心則其體也故程子四箴視以心
言而聽雖曰本乎天性其所謂知止有定知誘物化者則莫不
本於心言以心言而動雖曰習與性成其所謂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者則亦皆主於心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朱夫子以爲四箴之說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所謂
一捧一條痕一摺一掌血儻以等閑視之則何益矣因爲圖以
示初學云

博文約禮切要

博文致知
約禮力行



按東軒蔡先生模曰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從上聖賢學問只是此兩事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知崇便是博文禮畢便是約禮知至知終便是博文至之終之便是約禮學問思辨便是博文篤行便是約禮道問學便是博文尊德性便是約禮始條理便是博文終條理便是約禮聖賢之言且千萬世安有異言朱子嘗云博文約禮二者須互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工夫愈密但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被擔問都不成次第矣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程子謂此約禮只是淺近說非顏子所學於夫子之謂朱子云博約只是一箇博約其所得淺深却在人如梓匠輪輿同是一樣斧斤拙者則只能斲削

而已工者便自巧好此足以發明孔顏博文約禮言外之意

北極



四星輔星
極星

北極圖說

北辰北極也天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南北兩端樞紐不動則
謂之極猶戶常動而兩頭樞紐常不動則謂之極南極低入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
中北極乃北辰最尊者也其細
星乃天之極天運無窮三光迭
照而極星不移故孔子曰居其
所而眾星共之抱北極左右四
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
度授政也○朱語錄曰北極是
那中間無星處此子不動是天
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爲極不可無个記認所以旁取
一小星爲極星也

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朱子
註問及語錄詳矣其地蓋本無星故曰北辰若北斗則星也
豈可名曰辰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
也於此可見北辰非北斗之所在地上七十二度之中北辰
在此而二十八宿經星左旋日月五緯右轉常環向其兩旁
故曰共蓋即子路共之之共也北辰不動而星自共以譬爲
政以德者無爲而人自從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范氏云所處者至靜而能制
動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蓋其妙體孔子之意者也不然秦
人法令如牛毛每日衡石以程書爲政非不嚴且密也而民
日以叛張子曰爲政不以德則勞而人不附豈不信哉○二
世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拓陌二量書
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

五祀奧設之圖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子曰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加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陔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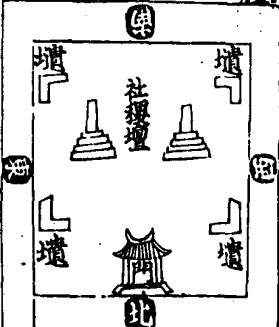
按月令春三月其祀戶鄭註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而祭之既徹更設饌迎尸

于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夏三月其祀竈夏陽氣盛熱於外祀
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其祭先設席於門之奧
東面設主於竈陞如祀戶之禮中央土其祀中雷中雷猶中
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祭則設主於牖下亦如祀戶之禮
秋三月其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則北面設主
于門左樞如祭竈之禮冬三月其祀行冬陰盛寒於水祀之
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之外爲較祭則北面設主於
較如祀門之禮

較音跋道祭也樂季二十寸廣
五尺輪四尺祭則設主于上

按雷說文屋水流也徐曰屋聲滴兩爲雷如中雷乃此雷字
中庭也從广從留通作雷廣禮有東雷又有門內雷中雷中
宮祥名古者室有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兩則雷之後因名
室之中庭爲中雷以其居中故爲土神社預曰土正爲龍在
家則主中雷在野則爲社

社稷壇制



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集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各以其所宜木壇者累土以爲高也不屋而壇社在東稷在西壇音唯即土埽也亦音唯

文公社稷祭儀

州縣社壇方一丈五尺出四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筵長一尺五寸

方一寸刻其上增其下半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瘞坎於壇之北

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右出政和五札新義第二十一卷

更檢看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有上之南方北門壇爲空地須令稍寬可容藏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

官位故宮南行事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二

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高三尺三寸又言

二丈五尺也○後改壇內二十五步其說亦然也但於四面為陛之兩

豐分三級則是以四出陛北陛之切即壇之切也但於四面為陛之兩

一尺為一級也外為壇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無主不執其意恐不可以已意曾

級可也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無主不執其意恐不可以已意曾

祭器設於神位之也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四門同一遺

詳考登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夾即五設祭外矣

二十五步壇方二十三步者亦從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

也四角祭土為池高三尺許使壇與齋廡相望見壇上不用瓦蓋

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廣

狹須廣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傍各

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須更依此法數丈數

界作方眼中間以帝剪作兩寶貼之便見四面壘脚取瑣丈數但壇

而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路下兩便兩級一級須高一尺即隨脚

徑徑二丈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坐次在壇北壬

式九尺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閉時以土實之臨祭

取去土榻令潔淨祭畢使人持幣及祝板之為從踏道下送入坎中

然後下土築尖祭壇古者祭天以繩燎祭地以壘埋祭論所云燔壇

依例差人守視燔壇為風雨師能設者是也古今禮制社稷壇

兩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禮稷於西方風師東北兩雷東南

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有耳已上並文公答問語

八佾舞位

君召使擯之圖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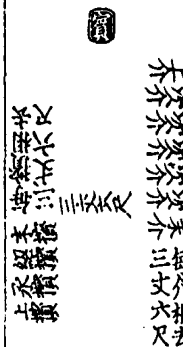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此圖係表位圖詳見記注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如其佾數則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每佾八人則天子六十四人諸侯四十八人大夫三十二人士十六人也

此係武舞表位圖詳見記注



公侯伯子男
擯介之數不
同今姑以侯
伯之數圖之
侯伯七介

大門闕

朱子集註擴用命數之半以次傳命。○此諸侯朝聘之時主人接賓之禮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相聘者謂於殷朝之及而相聘也。蓋周制五服諸侯每十二年而衆見於天子謂之殷見所謂殷見曰同是也。諸侯之於與國亦於是年行聘禮故曰殷相聘是聘禮十二年一講也。然聘義又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却與殷相聘之說異未知何故。鄭注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若君自朝則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卿行聘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于大門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

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門之外庫門也賓直闕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闕東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亦相去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於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傳之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接但命上賓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賓俱進立於末擯末介之間一問一荅上擯入白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內迎之雖有擯介而不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立不中門之圖

振

君

西葬中君此為葬左

立不中門

覆不行

關西大夫由此出為關右

關

關東大夫由此為關左

東葬中君由此出為葬右

立不中門

覆不行

振

門

闕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闕之間君出入處也疏門有闕兩旁有振中門謂振闕之間振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葬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葬各有中君出入皆由左出則以東葬為左入則以西葬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則以闕西為右入則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振闕之中則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時既不敢當中則立時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也立不中門行不覆闕皆主於敬而已

○鄉射在序 序以習射為義

鄉射五物之事也以五事謀於樂求賢能者一曰和整而中節也二曰容動皆

北

堂

堂升揖階及

階



合礼也三曰主皮不失正鵠也四曰和容二此比於和也五曰興舞節比於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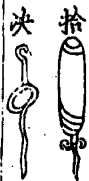


解音至受酒三升射勝者揖不勝者取解立飲

耦進上射左右並

行當階北面揖

射 候



決音玦鉤也鉤右
拾音指以鉤弦者拾音
十射備也精左習傍
射效者

○鄉飲在庠 庠以養老為義

元酒 在房

禮

正司

自西階升
至此北面
受命安賓

洗

三

入門
升階

樂歌

間歌三終
笙歌三終
合歌三終

六十者坐
五十者立
侍於殿

主拜
賓至

拜既
拜送
拜受

東楹

上堂

升歌 鹿鳴

間魚
歌羅
合闋
樂睚

南有嘉魚獻
南山有臺工

笙

由庚
崇九
由儀
由棗
采蘋
采芣

笙 獻



庠門外

拜送

拜迎

四柱



葛屨
卷耳

葛屨
卷耳

西楹

三讓而

後升堂

正司

揚

衆賓受獻後
降階東面將去
主命其黨人
爲司正監禮揚
觶以留衆賓也

九十者六月
八十者五月
七十者四月
六十者三月
賓拜
主洗

正司

初奉生命立
于西階下次
至階上未
至西階安賓

階

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庫門之外入三揖

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潔

也拜至賓至而拜洗賓拜之拜受後受也拜送送賓也

拜既又拜之也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者君子之所以相接

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象

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

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禮序主州

縣守縣以縣賓擇鄉里居年德高及僕州以通判縣以丞

令出於東賓受仕者爲之位於西北僕州以通判縣以丞

介於西南血三賓於賓主介僕之位又設郡僚之位東西

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服者爲之相

及贊以士之職於先一日設罇壘爵洗各如奠酌之儀又於

庠序之廊設主賓介僕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九鄉之仕

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庫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
立於庫門外之席實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
退各就次以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
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庫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
出次儀至庫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而鄉賓介
進立于門右東鄉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各拜
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儀賓揖介亦
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齊者先之相次之○序賓亦拜
主人與衆賓三揖儀門下儀齊者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
階三讓主人先升階儀立楹下賓趨升西階儀三讓賓亦
升自西階並立楹下各南面同正亦升自西階立于西階之
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
自數授至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

世合細注

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

再拜○祭酒啐酒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手洗爵詣
罇所酌酒如釋奠儀雖復至階階祭酒啐酒盥爵訖○
主獻賓受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盥洗所飲解爵饋至酒罇所
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直
主人之左直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
賓拜拜跪受飲酌主人答拜拜先與執事者右薦酬醢賓受
訖與主人退就席立僕亦就席速賓○門外速賓賓主以下
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廡門之外北面東
上相者引主人出次繼至主獻儀○主人酬介相者引主人
再詣洗所洗解酌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
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介酬衆賓相
者就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爵也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
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

飲後位次引次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
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主
先就席從賓就席介從三賓就席可正各就席次亦如
就滯並相者引之賓相必執事者就席堂上者升兩廡者就
位○修爵無筭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
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習鄉尚德鄉飲之禮以正堂
序然士三命一命齒于鄉里言下士少年與衆相次也再令
齒于父族言中士但以年與族人相次不與衆賓序齒也三
命而不齒言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也

○習鄉飲酒儀序

黃勉齋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
辭受禮之文也鼎俎豆禮之器也脯醢春羞禮之用也此
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
閭親睦凌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礼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

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
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敬和也拜至拜洗拜既敬
之至也請坐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
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凌犯爭訟之風也降既降盥索也辭
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上少者坐於下弟也飲
食必祭不忘本也酬賞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
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僕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
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者矣一飲
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特可以
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
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際所以人
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
飲食侈供帳悅聲效心唯敬教侈也誨淫也恣恣也無非所

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畝畝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其可不講明而肆習之歟

論語章圖彙括總要

吳程曰論致也。出於龍次。孔子及弟子語也。與曰論語出於羣弟子所記。致者則此文簡而質。孟之反章質之左。比則此文緩而周。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

發明曰。周君于務本一句。以爲首篇

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始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二章以志信爲博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蘇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

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通攷

語錄。李而名。爲。取。篇。首。兩。

謂也。以字義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繼後之。國射師之職。亦曰孝。配其事而名之也。又曰孝者。孝爲人也。孝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夫子之

所志。顧子之所。孝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孝也。其精。蓋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孝之本。故孝者不可不盡心。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意。乃道所從入。德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其孝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程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是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熊木曰。孝即大學之道。以切於心。身為重。而家國之道。亦具焉。大抵教。未。務。實。不求。人。知。之。意。○愚按。先篇。謂。論。語。分。為。二。十。篇。出。於。漢。儒。之。謬。誤。而。每。篇。論。語。章。就。摘。兩。字。名。之。無。大。義。理。云。

子曰學子而特習之不亦於乎

同

學之為言效也

通

吳程曰。為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而借彼明此者。訓也。有曰某者。其也。其猶其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正者。政也。而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

問。謹。又曰。古。字。即。今。效。字。孝。記。效。孝。同。一。字。兼。致。力。行。而。言。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發。明。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字。朱。子。挈。要。不。過。五。行。二。者。故。先。覺。之。後。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

夫知者以能求其知而已或問所謂以已之道因多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以天為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善事也命之性行而不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曰人皆

通攷

又月令乃孝習朱子欲入此而不及或問引之○程

四論語釋義卷

卷

而君曰胡氏曰孝之不已者與習之不已者

鳥數飛也或問語錄習字從飛習字從習習字從習

勿齋曰已如已能必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

者孰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或問學矣而不習則表

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

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無所不知者益精矣

變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不知

之味雖習到說時已足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任不得程子

曰習重平習也故重險謂之習坎復又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語錄浹洽內面依然乾心履於水水若未入只是

子所謂浹洽是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

者在我故說上當兼以知言此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

於心將以行通思者如之程子曰未復之意能抽然也

人之則習於身語錄凡字便非行字謝氏曰時習者無特

意如講明義理字也人作事亦字也謝氏曰時習者無特

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反皆立時習也謝氏曰時習者無特

謝氏曰時習者無特

上蔡人。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也。禮如尸，註曰：禮也。正知齊註曰：禮耳。禮謂祭祀時。發明曰：程子二條說，李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臥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待之意異。朱子姑味以備耳。一說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又明善之善習。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強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慍也。此厚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肉，衡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則將皆有以得其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難之私矣。吾之所得，其於外亦知之，吾之所及，亦能之。則其歡已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方，且樂而求之，則其初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成不獨成矣。可以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或問：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爲得於內而未達於外也。人同樂。曰：鏡氏曰：說與樂皆是在

中庸今此樂字對上文義字
而言則是主發識在則言之
亦在天下之物皆不足以易之
同論語語朋友之樂亦備不同
程子說合為一於注之末其實
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
曰主發識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曰主發識在外

愠含最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
知在人何愠之有

知在人何愠之有
是謂自家節既節何必問外人
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

君大夫亦是程子曰雖樂於及人
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子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切此言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後曰語錄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愠

意愠是含愠意身怨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
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

得之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
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樂有及人之樂

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樂有及人之樂
通曰金履祥曰有自

而不愠者過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日人待已平亦不

怨只心有些不足此數看待心便不耳便是平不

學之乘終時無不齊不之非或人其能之此

終也言者自說樂而不愠而下一十有六取人者自子貢而

下有二責人者自冉子請粟而下一十有六取人者自子貢而

有六與小人對幼者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不已焉耳中又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為自孝習說

乎祭而又加以不巳焉孝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

本之意也。鏡氏曰此章六句真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

五句皆是效驗。通曰此章重在第一句而第一句之時習二

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此章重在不巳此日字之正習之熟說

之深而不已焉耳中又推本所以為成德之由不為自孝習說

以語君子集註凡惟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團以問

於能為君子也夫孝者所以為君于樂之也此以進於樂而

至不能為君子乎孝之能事畢矣詰錄云論語首云孝而時習之

首章末節未竟皆學以君子堂
學者宜乎語錄以為爲深有意焉

時習

習

學

習

或開說 語錄云
學之始 理與已合

學

朋來

以人

不亦

樂乎

習

學之中 理與人合

不絮也

習

學

習

學之終 理與天合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弟

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

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遵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務專力也補氏曰專用其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語錄仁者愛之

事心之德是專言也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也

辭讓之理智是分而言之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也

是仁也仁者愛之理也然亦不可離行愛之事也

仁是就愛處指仁出仁更無本字了若論孝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

了伊川所以為字更無本字了若論孝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

乃推一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

只是水底第一仁愛以及物之仁也

上求仁底第一仁愛以及物之仁也

也於虛靈黃氏曰中有一理存焉此心也

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此心也

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義禮智初對而高氏泰曰泥愛字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語錄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則不知仁之能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於所以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於愛之有所未發則何以能愛用乎以見愛本於仁者

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仁之本

有逆理亂常之事不順底事作亂是

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

一子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論性則

一子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論性則

通攷

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為仁不涉義禮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

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語錄仁不可言至仁是義謂行仁自孝弟始孝

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

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身

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莫

爲仁之本與語錄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

是也爲仁以孝弟爲本字是指其本其所以爲仁之本此

爲孝弟之本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

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

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

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

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

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孝弟之謂也

通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
 之木焉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
 所以謂有子之所謂不及也先師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
 綱統南軒張子詳論聖論語中言仁為一論名曰洙泗言
 仁錄此其通版語錄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此但言傳所
 謂章云而後仁愛及於物乃着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
 則遠也○金履祥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
 孝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
 上作亂之事以孝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為行仁之本親視仁
 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為仁之本字重請朱子
 恐人不曉為仁是行仁之義而劉看性情体用故圈外叔程
 子辨論之性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
 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話發例於此

以為人孝弟言

不犯上
不作亂

和順之積

出於孝弟

以君子孝弟言

其本立
其道生

仁愛之推

以人之所行言

孝弟

行仁之本

孝弟行仁之一事

以人之所行言

孝弟

行仁之本

孝弟行仁之一事

○子曰山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

而本心之德亡矣此章仁字以悅之德聖人辭不迫切專言

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錄巧言亦不衷為譽人

以悅人規聽故皆是○只守一箇為已為人若動容貌正類

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

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

非仁則知仁矣黃氏曰苟知心存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

也○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夫子之言

不迫切而意已觸至者也程子懼其言之不察而於巧令之

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其辭之惑也○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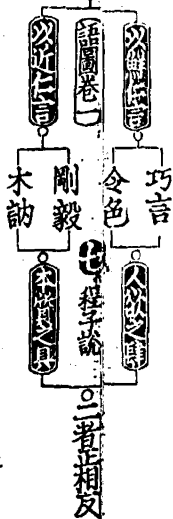
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其說者所以引二首於其

章之可戒也○通曰上章好犯上之作

其所可戒也○通曰上章好犯上之作

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

鮮仁近仁之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

語錄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參反○金履

祥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字輿然孟子又字子輿蓋柯車輿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吳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今反在往音斷二而義則一○語錄三情謂即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處之門視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秋反借作省察之情悉井反又云三省乎去二聲據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仕已無音三省三與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程伯皆闕此此之類二音皆通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程伯發已自盡爲忠備物無違謂信大孝章句已來之集註乃宋程叔子之說勿爲忠備物無違謂信大孝章句已來之集註乃宋上論信是就事上說○或問盡已之言爲切○語錄忠是就心出乎內者言此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

此然未有出而不...
傳謂愛之於師

此金履祥謂梁子疑傳之於師若太重兼業此魯子晚年之

但孝者欠於罔懈故集註欠於修政思切以爲不然蓋語

有云魯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爲人所行則真

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譽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

皆一理耳又云魯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孝專以躬行爲

主故其有債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故胡雲峯謂承朱

子之說以爲如曾子爲既加三省之功陳定宇發明又謂雲峯之

推之集註謂曾子以此三省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其自洽誠明如此可謂得爲孝之本之云則是三有蓋其平

日誠切工夫初非有世際之可言必合劉氏金氏胡氏陳氏

之說而折衷以語錄夫然謂之可謂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曰

後有以見集註之情焉云

省其身不自首特於他處固不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易塞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

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難於心則加

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省則改之易知也無難於心則加

深知魯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

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其自治誠切如此可

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其自治誠切如此

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其自治誠切如此

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其自治誠切如此

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其自治誠切如此

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其自治誠切如此

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

必欲其用其功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孝既推

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高尚簡潔製是豈足

以及人非之端然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守約不是守那約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如其子夏傳則子方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

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不盡

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於今也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言行之存者見於語孟大小戴記外如道策所引語皆是近世

世刻情之備曾子而朱子書其後○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

無非聖已及人因人反已之學其誠不巳之學蓋其所省者

一章朱子訓解非不明白其學字於聖人泛應曲當然其力

事精察力自之伯未知其伴之一一耳夫子知其真力

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足惟待時雨之至即時熟舊俗師
收或宋子以孔子之於燕魯官之參二章以觀三省草此正
是監察力行如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正是人力已盡而時
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
爲早年事加三省爲晚年事乎

爲人謀

三省

與朋友

傳師道

省自始之切

不忠乎

不信乎

不習乎

省自後之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
去古

道治也

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曰直者治之型也以爲政之心

夫子此言者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或問

心也非事也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或問

出車一乘

一乘甲士三百人卒七十人牛馬兵甲器械具

焉恐非八

十家所能給也○語錄此等知只要

通文

千乘八

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
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
故雉魯

備陳蔡皆號千乘之國
許備曰三代之禮不能詳
故所以

集注之混說諸侯之地可
出兵車千乘者半則為十
二萬五千

井比上數為多侯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
萬三千

三國為重又無公田亦不
計國都邑治民居以九
十分去一然後為

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
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
說

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
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
則家

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
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
六軍二

百里之遠亦然若是則孔
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
但不出

盡卒畿內亦然若是則孔
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
但不出

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
里包氏謂十里為一成出
一乘百里適出

千乘予謂包氏之十井即
馬氏之十里為一成出
一乘百里適出

并即一里也包氏但聞其
說而不詳其制便以為實
計十里

耳殊不思包氏既謂百里
可出千乘則是以開方之
法計

之若非開方則十井一乘
出十里則方百里者為
田方則方

得百乘之數又何千乘之
有蓋包氏於百里者為
田方則方

以方計故謂十井一乘而
上之至方井則為

千乘而不知井與里之為
一說也蓋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日

適之謂語錄自秦以來無
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
親切日

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
動靜在是則其心在是而
無一息

之離○竟軒蔡氏曰敬之
動靜在是則其心在是而
無一息

是主敬 敬事而信者敬也 敬事而信於民也 胡氏曰發於己

而信 時謂農隙乞過 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正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

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有未及治具故曰務本

○ 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 ○ 前四

五者是治國之本 ○ 程子曰此言至淺 謂平實而非 然當時

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

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法亦不過此 近斥治諸侯之固

言近而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楊氏名時字

指遠也 延平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 敬事

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象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 力本謂農事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

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

則雖有政不行焉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也

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胡氏曰凡此數者又

皆以敬為主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語錄故事

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說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

緊要愚謂五者反復亦作覆反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語錄問反復相因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敬

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須有信於人而自奢

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信

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相如此

之意反復推之方是曲折通政金履祥曰五者反復相因此

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以宋言

敬信節

苟無是心

不足為政

道千乘之國

以末言

愛時禮樂刑政

為公之具

徒有是具不能自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志則弟之弟去志

謹者行

去声下同

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語錄謹信言

汎謂衆人一語錄汎愛不見人人去愛他只知群君不特

廣也汎謂衆人

謂汎愛不見人人去愛他只知群君不特

汎謂衆人一語錄汎愛不見人人去愛他只知群君不特

是也

親近也

仁謂仁者

語錄汎愛不見人人去愛他只知群君不特

日以用也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語錄汎愛不見人人去愛他只知群君不特

文非謂行到從容也

爾文

行而後文小孝自孝第忠信入故先

先文而後行子以四教文在行之先傳文給禮

亦然前章言敬信此章言謹信皆忠信之道也○程子曰為

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詿已之學

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

德矣洪氏曰慶善冊人未之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

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

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

之於野而已辨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

字差不重宋子以文字為輕洪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

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為重三與力行發明蓋謂所知不勝說得文

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孝之弊故不得已交致抑揚之意

○論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廢之學亦不可一日而廢之

○通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行此六事

非謂每日行有餘力者謂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行此六事

自行之弟不給則恐終無先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

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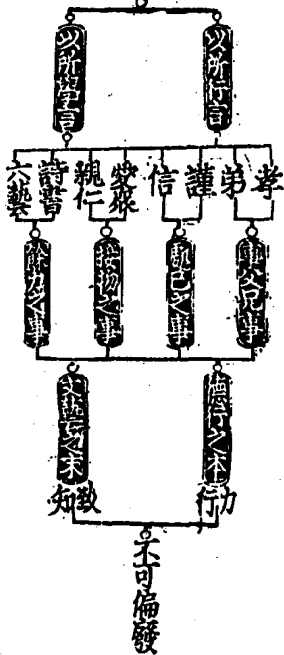
五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為

必以孝文為先而後行蓋以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為

重集註力行為先而後行蓋以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為

中。行而後文。文而後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行爲重。故此。先。行。而。後。文。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一。章。參。據。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弟子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南門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色之

心好善有誠也。語錄周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

好色中精亦以遠色為動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

為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為長

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

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

誠於交友。義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此學賢取友樂均屬

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集註以則將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

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

三事也中精九經以尊賢先別說亦此意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後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

我必謂之已學也。生質之美朱子補此意。南軒張氏

氏曰遊氏名融字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

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可目子夏之文章非事功故

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才老建安人子夏之意

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殆或至於廢學
 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氣子夏此言較他
 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也胡氏曰以孝文就正有
 道何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有餘力則以孝文就正有
 之美者人固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所為與理暗合然貨之美有
 限而享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所為與理暗合然貨之美有
 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於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
 夏務實行而抑文孝曾子務實行而兼博問則曾子之用功
 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斷不能及矣

以人倫之大言。

賢賢	事君	與朋友交
----	----	------

以名器言。

易色	竭力	致身	有信
----	----	----	----

可見終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成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

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故有
之道大槩如此。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
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數把捉。扶堅起來。○
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爲主焉語錄忠爲實心信爲實事。陳氏曰主與實對實
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程子曰人
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
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
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到盡數自然誠得本原子思
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先師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
實即不誠無物之誠

無友不如己者

仁者遠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擇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曰
但不可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已者
為交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也○朋友雖不如已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足有過

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精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

通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恃

善自治不勇則過必重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

如是也提首句君子字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輔氏

由重生先言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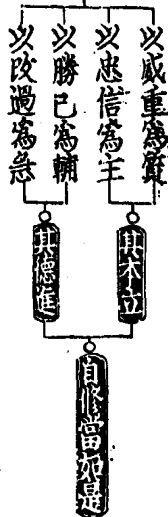
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未必樂告

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

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

進。○忠神曰。君子之爲孝當以重厚爲範。凡當以忠信爲主。而輔之以勝己之交。終之以改過之勇。而四者之中。主忠信。爲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以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事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孝矣。

君子之學。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夫時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語錄。蓋終追遠。自是天理。若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此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矣。或問。宋。蘇。曰。忽略於終祭。則

列志生者察而俗薄矣。○通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誠集註依以川訟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
哀者而未必皆盡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出
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尔豈
有增益之哉。
通說許謙曰慎終存哀中之
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德厚。

以君德言。

慎終。

自厚。

以民德言。

追遠。

歸厚。

化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平聲與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吳程曰。立兩問。子貢一問。伯魚

却無交焉。其說抑反證辭。家語立。在孔子弟子中。史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聖平人之求之也

溫和厚也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修暴也厚不刻薄也

良易直也語錄記言易首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恭莊敬

也真氏曰非主容敬主儉節制也語錄儉非止儉約只是不

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善遜謂推善以歸人五者

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

於彼人之際者少頤林氏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

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濟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

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

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或問子貢謂夫子之言

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處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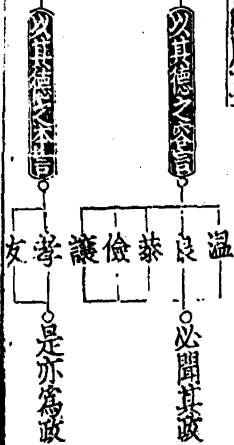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處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處

化心所存主外皆妙無不通於德言盛禮言精出易繁
 不願乎其出中庸○此五者皆謙厚謙退不自聖貴
 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壞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味
 是求孝者且去理會通文具程曰過謂過謂身所經歷化謂
 無不孝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
 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信則引也
 而不過化有冲正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發
 而論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發
 乎外知是問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者
 無一字開漫無來歷讀者須細細注字○善按周敬王四十年
 一季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
 年丁巳一六約七十六年三
 儀之間亦可以遷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
 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
 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通曰溫而厲威而不怒
 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
 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
 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尔必如子貢異時縉紳來動和等
 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錢氏謂此即聖人中

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神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下亦字以謝氏底微寓神揚之意則其不足以及盡中和之謂也謝氏曰此章氣象明矣謝氏於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謝氏曰此章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之意而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張敬夫曰南軒曰過化存神曰德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張敬夫曰南軒曰過化存神曰德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去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夫子



橫渠先生
以此配說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

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行者志之已形者也

然父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雖

善亦不得為孝矣

補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

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

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

而可以未改者耳

通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語錄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

自有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使是父在時其子志

行已自有志父不同者父在時其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

沒時子非無志而其主在行道也言道者尊父之志也

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意須三年後改也言道者尊父之志也
其觀之心有揚觀之過之意須三年後改也言道者尊父之志也
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
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預言善
讀者惟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

不待三年而改其志
 存得三年而改其志
 得此子心之厚折轉說得事遊已而改亦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
 看其用善也厚折轉說得事遊已而改亦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
 是其明義無改終身行無改也
 而其事之推其功須史以帝不日孝子成父之真美若成父之
 惡乎隨父之謂則三年無改者也
 承常隨父之謂則三年無改者也
 如傷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
 盡哀慕之誠姑民改爲之迹亦善乎
 是通邪正得失而言三年無改者也
 改者對事不忍者最爲愆實於父之道
 者閱餘民物許謙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在上位
 是觀行中之一節

父

以三果言

以反言

以任言

惟沒常無改父道

既沒其觀其行

既在不觀其志

乃見其孝

可知善惡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當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束得如升階揖拜等類也

子者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

者使之眼十二文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文

頡爲節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

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

則樣此是則也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而於天理而具於心者

也天理在也節文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必

儀在外有可觀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

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

節而後文人事具

用故先儀而後則

和者從反七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

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

故其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

禮容不迫而小專大事無不由之也

吾心安焉便是知如入公門鞠躬頓首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知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而物事至敬之中便是至和與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顯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顯禮而安泰者也○不資軒蔡氏曰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與非禮之外又用固貫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與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饒氏曰有子論禮論禮皆有自然之和與非禮之外又下面一截止而一截須特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亦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_{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

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_{節即}

{然之節中本}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節中禮之用和而}

_{和是放教和纒放教}○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_{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

嘗論泰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語錄好就勝字上未

只爭這些子禮勝些些子便是禮了樂勝些些子便是樂了

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為樂了

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份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也

又見樂中之見也。凡禮之體，乎人情，故雖而難合，大凡禮之所限，節則流，湯志反，所以不通。凡禮之體，禮須用樂，是說情性上說。范氏曰：博夫成，都人。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立而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語錄：自心而言，則心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夫體用無盡，時只管底意。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齊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然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嚴謂禮之體，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極，節謂以禮節之。通曰：謀益而節，其分於後，合而節，獨說全字，新盡一章大意。有子言中矣，如天高地下，合而節，禮之全也。包前所謂禮者，在具有節矣，如天高地下，合而節，禮之全也。包前所謂禮之全體，如有此也。然於禮之全體，便長和而節，此固人則有禮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向於嚴者，未可行矣。於禮之全體，和者失其字，用反矣，未可行矣。於禮之全體，人偏也，乃如字，與全字，用反矣，未可行矣。於禮之全體，失之故也。

【攷】詩譜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微措
言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又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禮

以亦不可行言

體本於嚴
用貴於和

皆出自然之理

禮勝
則離

以亦不可行言

徒一於和
不節以禮

乘復不然之理

樂勝
則流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取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

云約信曰誓約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

也胡氏曰信為約信基為敬也禮節人之行此而信非信非

若天理之節文此則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也

故所謂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信恭者非信恭之本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此語

之若不度於義則輕諾之他日言不可信致恭而

中聲其節則能遠取辱矣語錄其只是低頭

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取辱者有一般人

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跪詩道則可既何辱者在哉矣近禮

合也古人下字實亦大淵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

恐其窮於辭而以合宜中節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

可以宗而主之矣或問因之為依傍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

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蓋伯玉願辭由是也後日有時

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

而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有所因也此言人之言行去交際

皆當謹之於始說上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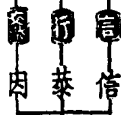
間將有不勝平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錄問與言是約信行是

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交際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

一截言可復遠取辱亦可觀是交際之意與其悔於終

始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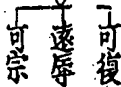
君子



曰當謹也



思其所終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其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志在事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敏於事者

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足不暇不勉有餘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孝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

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錄不

是其存心更敬事謹言是其用工更勤頭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

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夫雖欲就正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

未幾有善若工夫之言也。然則無父缺道。如此凡言道者皆謂事
可取正者。聖人之言也。然則無父缺道。如此凡言道者皆謂事
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通曰。孝而篤言道者。三前兩
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造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
曰。人之所由。先王之造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
之。兵由者。則大路也。先師曰。此有道之非。路不可不若人
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尹氏
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篤志。謂不求安
憤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尊仁義而差者也。其
言。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語錄。楊氏以出。人營營於
故。屬其具。身以自高。然不加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
當。其下。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已而已。使人皆如此。私自為
則。天下事。教誰。聖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出。人私自為
能。及人。故。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專。自。利。不
義。也。其。分。殊。等。心。皆。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專。自。利。不
父。此。孝。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通。曰。必。無。求。正。有。道。然
有。好。之。志。必。求。正。於。有。道。也。通。曰。必。無。求。正。有。道。然
後。不。差。夫。好。之。之。誠。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
以。見。好。孝。者。之。其。難。得。也。

論語圖卷六

食無飽

食無飽



君子。

敏於事
慎於言
就正有道

可謂好學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

諂氏曰為貧所用則氣隨以歉而為甲
而為於肆肆也

有恃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

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

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

貧好禮則安處善樂亦音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忘其煩

其富則超乎前漢前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

負富之外矣前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安處子貢其煩

善後處然後安處謂君子子貢其煩音蓋

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福隆好學與時轉貨注云

賤貴以故以此爲閭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

是許其已能自勉其所未至也蓋其更進於樂與好禮

與高然音事子也其以無窮無窮則貧富知自守矣然

有所用方為力不建則論賢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

無復事於人爲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奧於六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無窮所謂義

詩以道學自是說切磋琢磨皆此意也或問古人引詩

姑以發己之志或鍊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黃氏曰

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齊問止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

精而益致其情者其此之謂歟

子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錄所記言請勿首景

以黃氏曰此章頭是見得切確致磨在無窮無窮與好

孔之外方顯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

之引詩乃言○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

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

安於小成而不求造反七到道之極致亦不可驕務於虛遠而

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切以貴必琢必貴此正意也必切方

曰常人二者之極與孝者切記之矣病者看兩病字若只就

貧富上說貧者病富者病記之矣病者看兩病字若只就

與好禮地若就義理上說則孝者之病然後可通

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治道之極致也通致許謙

此章者知物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

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圈外注淺深以字

以則首而旨

貧無諂
富無驕

知則自遠

子貢發富問答

以未苦首言

貧而樂
富而好禮

以未苦首言

淺深
高下
可見

以未苦首言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以未苦首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考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

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語退不肖者不知人則不能進

辨益友損友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己不知人則不能

在紀君子之孝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己之病也蔡氏

盛節而末嘗與首章人不知己無所慕於外也憲問曰

始以不致意焉孝必專非在己無終始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

乎無以知人為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

始也門人紀比豈無意哉

不患人不已知患不知人而

夫子言不患不知者四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仁

不患人不知患其不能

問

不病人不已知病無能為

問

此反己而必能言

二十五